

27.107

人物史料專輯

黔西南州文史資料

91

貴州省黔西南州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贵 州 省

黔西南州文史资料第十辑

（人物史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黔西南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兴义

编 辑： 张兴智 黄正伦

黔西南州文史资料

1982—1991

(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黔西南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黔(92)字第359号

兴义市电影公司印刷厂印制

黔新出特许证字第91002

1992年7月

工本费：2元

黔西南州文史资料第十辑目录

人 物 纪 实

- 著名教育家张敷荣的回忆……………(1)
张敷荣传略……………尧哲衡(9)
无私奉献的邓祯芸生平纪实……………杨应显(14)
贵州师范学院的奠基人王克仁教授……………张焕明(39)
我的创作道路……………王廷珍(43)
青春的回忆……………许 璞(49)
苦难的童年与两次出国前后……………蒙素芬(71)
难忘的油画之路……………王大同(77)
发现和创作的快乐……………符光耿(88)

历 史 人 物

- 贞丰女子学堂创始人孟润芳……………黄友群(92)
王伯勋生平概略……………张兴智(96)
刘体仁生平事略……………张兴智(99)
军事生涯三十二年……………陈弦秋(106)
袁祖铭生平概略……………辛 梓(126)
窦居仁事略……………岑明英(130)
李晓炎生平事略……………张兴智(140)
——附历史档案资料……………(144)

刘 显 世 家 族

- 茅台酒公案与刘显世……………(170)

刘刚吾自述行略·····	(172)
刘刚吾表兄行谊补述·····	庆禹灵(175)
校订刚吾先生自述行略及其表弟庄启之 补述书感·····	张维翰(179)

何 应 钦 其 人

何应钦在大陆·····	张兴智(181)
何应钦与史迪威·····	包德华(美)(195)
何应钦回乡点滴·····	百 非(198)
何应钦的两个“发妻”·····	张兴智(202)

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文章

盘江八属人士与辛亥革命·····	张兴智(204)
------------------	----------

补 白

何应相哀挽何应钦·····	(48)
荔波一游有感·····	张兴智(8)
大理游·····	陈弦秋(13)
世界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中的7名中国人·····	(42)
安龙览胜放歌·····	黄正伦(139)
赤子心·····	陈德安(109)
小寨石林览胜·····	张兴智(171)
三教九流·····	(178)
漫游大佛洞一首·····	黄正伦(194)
参观鲁布格电站有感·····	张兴智(197)
采桑子·金三角·····	陈德安(201)

著名教育家张敷荣的回忆

1904年7月，张敷荣出生于边远的贵州省普安县城。世人形容县城是：“好个普安县，衙门像猪圈，大堂打板子，全城都听见”。经济，文化、交通都十分落后。1916年，初级小学毕业后，无高级小学可读而失学两年，在家从事家务劳动和自学。

他的家庭是社会的组成部份，和整个社会没有二样。父亲虽然是清末的廪生，但自清王朝被推翻后，在社会上地位低下，加之8岁时丧母，父亲为了抚育子女又娶妻成家，生了弟妹，家境更加困难，便以教书维持生计。

父亲为人耿直，从不奔走于权势之门，不向豪绅乞求，但也遭到权势者和豪强的打击报复，辞了他教书的差事，端了全家人求生的饭碗，父亲为抚育子女，便到离县城三四十里的罐子窑教私塾，并将他带到那里读《四书》《五经》，接受了两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后，才随父亲回到县城，进入新开办的高级小学。

两年修业期满，虽然成绩优异，但在那个偏远贫困的县份，既无中学可上，又无事可做，便在家里做杂活、打柴、种菜和自学。但由于家境比较困难，营养不良，身体虚弱，对于繁重的劳动，力不胜任，总想休息和看书，甚至废寝忘食地学习。

父亲对于他刻苦学习的精神备加称赞，但继母见到他休息看书就不满意，甚而将手中的书夺去扔掉。所以看书是尽

量避开继母，以免使她生气。对事情是尽量地多做，使她高兴。在家两年，一边劳动一边学习，父亲和二哥见他勤奋好学又乖，于是决心将他送到贵阳深造，其条件是“考不起不准回家”。

由普安到贵阳600余华里，当时还没有汽车，兄弟二人带上简单行李，沿着明代的古道，每天走50华里左右，走了12天到达贵阳，报考师范学校。

这所学校，当时是四部制，每三个月进行一次招生考试。为了等考期，又要节约费用，住在一家小茶馆的楼上，用自己的行李铺地铺睡，站立时头顶瓦片，楼下烧开水的烟雾又往楼上熏，空气不好，卫生条件差。吃的是尽量挑便宜的，填饱肚子就满足，更不敢上街购买商品。

在那间小房子里闷等了几天，即参加考试。应试者20几岁的人不少，他还算比较小的成员之一。第一天考国文，题目是《大学》上的一句话，但又不太清楚，经监考的老师提示，写成了一篇文章。一个星期后放榜，竟然得了前19名，算术名列前4名，在校长尹笃生的面前顺利通过口试，得以正起入学。由于学习心情迫切，成天“啃”书本，第一学期考试，语文、数学都得了第一名。

在贵阳读书期间回过两次家，都是不辞劳苦地走路，根本无钱骑马，更不能坐滑竿。第二次回家时由于走热了喝冷水引起脖子生疮化脓，治疗了好几个月，终生留下痕迹。

由于治病影响了学习，训导主任不让升三年级。尹校长则以为他基础好，学习自觉性强，升级后仍然可以跟上，早一点毕业，找点事做，减轻家庭负担。其他学生则顶得很凶，质问校长，为什么他们不能升级。校长虽然是根据每个

人的情况区别对待，但由于独不拗众，让他读二年级，以消众怒。他则利用这个机会，专攻英语，坏事变成了好事。

1921年重读二年级下学期时，清华学校在贵州招收3名予科生，共有80多人参加应试，经过考试的激烈竞争，他与董成选、陈志远3人中榜，省政府以公费送入学校，每人给了70元大洋为路费，他感到重了不好走路，又怕在途中遗失，将绝大多数分别汇至宜昌和汉口。

由贵阳出发，其他2人坐滑竿，他即跟着步行，连续走了半个月，不知流了多少汗，才跨越了“难以上青天”的蜀道，到达重庆后乘船顺江而下。由于乘的是部队运弹药的船，在弹药箱上睡着后，船票被人偷了，船老板要将他赶下船，还要罚他的款。经他再三说明和要求后，老板见他不是那种滑头、骗子的模样，同意到宜昌取出款子补票。本来经济就困难，一文当作两文用，却又重付了一份船票钱。

由汉口乘火车北上，出生于贵州石山区的他，见到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心情豁然开朗。泥土的方香，众多村落城镇，美如画卷的田园，紧紧地 will 灵魂钩引。但到了清华后，老师见其身体虚弱，不让报到，便向老师求情说：我从边远的贵州来，家里又很穷，现无返回的路费，请求照顾入学。老师被苦苦哀求而感动，同意入学试读一段时间而定。入学后，一方面刻苦学习，一方面加紧锻炼身体，每天坚持一个半小时。一年后顺利转二年级。

1924年，印度伟大诗人、艺术和社会活动家泰戈尔到中国访问，和清华的学生在草坪上膝地而坐，和同学们畅谈。他用英语讲，能和青年人畅谈，自己也感到年轻多了。并启发

式地问大家：“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假设世间只有一个人，个人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好坏之分；假设世上只有两个人，你说他好，他说你好；你说他坏，他说你坏，是否还有好坏之分”？并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仍然有好坏之分。所谓好人，为大多数人作想，尽自己的努力为更多的人做事，推动社会前进的人，不阻碍破坏社会秩序和财富的人，就是好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对于他的人生观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60多年来，都是尽可能地多为人民作想，尽可能地多为人民做事。包括去年将在成都的房子卖得3万元，捐献给家乡，使贫困的孩子得到读书，学到知识，懂得做人的道理，多为人民做事情，也是和泰戈尔的启发教育分不开的。

在清华中学读了6年后，进入清华大学一年级。学校根据学生情况，将他选为公费出国留学预备生，进入预备部补习英语和学习有关事项，1928年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经过智力知识测验，跳了一级，进入三年级。

美国的学制是学分制，不以学习时间长短而论，是以所修科目是否合格而定，利于竞争利于出人才。他于1930年在大学毕业，取得了学士学位。尊重白维生教授的意见，又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读完了硕士生科目，写了论文，题目是《美国劳工教育运动》。由于论据、数据准确无误，观点新颖，论文得到顺利通过，获得了硕士学位。

攻读硕士学位时，有一位日本籍教授在该校教东方语，对他很尊重，每次讲授都作了详细记录，但逐步发现他的讲话中有许多论据数据是错的，有的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和攻击，但当时又怕他勾难，未和他展开学术性的争论。当他

的论文通过后，便在《旧金山时报》上发表文章进行一一批驳，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引起了白维生教授对他的重视，经白力荐，校方决定由他负责筹建中文系。斯坦福大学中文系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他受令后，在校方的支持下，以中、英两种文字登广告募捐，在美华侨见报后都身体力行地积极捐献。其中有一名在纽约当厨工的华侨，在自身都难于养家活命的情况下还捐献了5块美金，并附去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广大侨胞的爱国之心，使他深受教育，决心尽最大努力，使中文系在最短的时间内筹备就绪。仅经过一年多时间，就募捐得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购买了大量的中、英文图书、资料，联系聘请了教师，开办了中文系。他在中文系一边当讲师，一边攻读博士学位，在进修有关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到各大学查阅1885年以前的报纸，了解华裔儿童受教育的情况，深入华侨之中，听取他们的意见，写成《美国旧金山公立学校隔离华裔儿童运动的研究》博士论文，以23点确切事实批驳美国政府的敌视政策。1936年，博士论文得到顺利通过，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这份论文手稿，随身珍藏多年，却毁于“十年动机”。前几年，一同学又从斯坦福大学档案中查出复印寄给他。

正当论文通过之际，美国社会上盛传日本将大举入侵中国，使他感到既愤慨又忧虑，决心回国参加救亡运动。不少人对他：“你回中国，如果日本的确向中国大举进攻，全中国都处于战乱之中，怎么进行教育呢？”四川大学的任宏隽校长却在这个时候邀请他到川大任教。并在信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在美国的条件很好，但你更热爱自己的

祖国，政府决定将川大办成后方教育基地，特邀你回国执教。凡认识他的人都再三挽留，不让其回国。申请回国未得到批准后，便以出国多年，请假一年，回国探望年迈父母为由，回到祖国，在川大任教，直到1948年。

在川大任教期间，一心想的是教育救国，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要员多次出面强迫加入国民党到重庆受训却未从，但由此而遭到迫害。特工人员收买了一个被川大开除的学生，在上班的路上，用木棒猛击他的头部，若不是其他人的救护，可能已经一命呜呼！

还在北京读书时，国民党军队的所作所为就给他留下了极坏的印象，遭此一击之后，更加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便与广大教职工一道支持广大爱国学生反独裁、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但进一步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四川省党部书记长向其爱人说：张老师支持学潮不便工作，政府决定调贵州。他到贵州即碰上时任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张立（方）。他是教授的族侄，亲切地对教授说：回贵州就会陷入反动派的圈套，不能回贵州。根据张立的劝告回到重庆，在重庆大学教了一年多的书，迎来了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都十分重视教育事业，他又回到川大教育系。系里只有一个讲师，一个助教、一个职员和他。人虽然少，但大家干劲很大，工作积极性高，仅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就编写了一百万字的讲议和教材。1952年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听取普希金的讲学。1953年到西师任教，现已近40年，但在“交革”期间不能教书，浪费了时间又可惜，外文书刊进不来，于是又重温中国的二十四史等书籍，翻释过去外文著作。粉碎“四人帮”后，一

次由成都回重庆，在火车上与西师党委书记同坐，向他详谈了教育上的一些改革意见，引起了他的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对科学发展进行规划，学校派了他和两名干部参加。会议主持人是康健，他的发言对他启发很大，使他鼓起勇气在小组会发了一次言。次日，小组召集人叫到办公室去，使他的情绪顿时紧张，一边往办公室去，一边想着怎么检查、认错，但出乎所料，康健将他迎进办公室，听取他对科学规划的见解，将他增补为会议主席团成员，参加中国教育学会。会后又留北京参加教育规划。自那以后，参加社会活动日益增多。1980年，出席国家学部委员会会议，被推选为教育学科学部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成员。1984年，8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32年的夙愿。当即写了以下四句话：姜尚八十遇周王，我今八旬欣入党；个人事功终有限，喜与全民同解放”。并从那时开始带培博士生，已有3人取得博士学位，他们都学有所成，得到国内外公认，现在分别在天津、海南和美国供职。现在还有一个博士生，待论文通过以后教授即退休。教授说：本应早点退休，这几年是补“文革”中损失的课。

教授今年87岁了，在风风雨雨的年代里，他的座右铭是：常有“八贤”作我师，终身龟勉能“九思”；“脱毛”功无间，全心全意作“人梯”。这四句话的意思是：

“八贤”：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八位顾问》中的一段精彩的论述：“我有八位好朋友，肯把万事指导我。你若想问真姓名，名字不同都姓何：何事、何故、何人、何如、何时、何地、何去，好象弟弟和哥哥。还有一个西洋派，姓名颠倒叫儿何。若向八贤常请教，虽是笨人不会错。”这是陶

老“向八贤常请教”的治学经验。它教导我们不要满足于一知半解，一孔之见，浅尝辄止，凡事要问“为什么？”

“九思”：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

“脱毛”：十九世纪德国著名化学家李比希说：“化学正在取得异常迅速的成就，而希望赶上它的化学家们则处于不断脱毛的状态，不适于飞翔的旧羽毛从翅膀上脱落下来，而代之以新生的羽毛，这样，飞起来就更有力量更轻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卷13页）

（张兴智根据录音整理，）

荔 波 一 游 有 感

张 兴 智

真山真水到处是， 茂兰布局更天然（注1）；
山水林湖洞一体， 喀斯特地貌出奇观。
大小七孔樟江河（注2），阡陌田园苗瑶情；
叠水瀑布欲天降， 鸳鸯湖畔游人熙。

注①：茂兰系国家自然保护区；注2、大小七孔都在保护区分内，是有名的风景区。

张 敷 荣 传 略

张敷荣（1904——），贵州省普安县人，著名教育家。

张敷荣1916年小学毕业后，因家贫失学，一面劳动一面自学。由于勤奋好学，两年后考入贵阳师范学校。1921年考上贵州省公费生到北京清华学校学习，1927年升入清华大学。1928年大学一年级结业后，被资送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1930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931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33年完成博士学位课程考试后，任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负责筹办该校中文系，边工作边撰写博士论文。1936年春获教育博士学位。

1936年日寇侵略中国，张敷荣热爱祖国，深感祖国危如垒卵，当即放弃了在美国优厚的物质生活，毅然回国工作。1936年——1947年任四川大学教育学院教授，1948年——1949年任重庆大学教授兼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教授。1950年——1952年任四川大学教育系系主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随四川大学教育系合并入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任教授。其间1952年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向苏联专家普希金学习一年，1984年任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等职至今。

张敷荣在清华读书时，受到印度诗人泰戈尔关于人生善恶标准的启迪和中国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影响，更由于少年时亲身受过失学的痛苦，所以他确任教育为立己立人的崇高事业，他在清华读书时就邀约了三位同学创办了清华第

一所平民夜校，为清华园周围的贫苦儿童提供学习机会，暑假中他还积极参加平民教育运动。在美留学期间，他除刻苦钻研教育科学理论外，还积极研究美国的劳工教育，1931年撰写成《美国劳工教育运动》的硕士论文。他很关心华裔青年的教育问题，在斯坦福大学紧张学习的情况下，仍每周抽出一天半时间到离校三十英里的旧金山华侨学校，义务讲授中国语和中国史。当日寇入侵东三省时，他在旧金山市组织华侨举行两次示威游行，还在《旧金山时报》上发表文章驳斥日本教授市桥勉在斯坦福大学讲授东方史时对中国污蔑和对中国史的歪曲，他对美国公立学校隔离华裔儿童和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十分气愤。当时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有两篇博士论文，吹捧美国公立学校隔离华裔儿童的政策，并诬蔑中国侨民“默认”，甚至“欢迎”这种措施。张敷荣阅后，义愤填膺，用了两年时间，查阅和研究美国各州政、法文献及1885年以前的各种新闻报导，又从老年华侨处收集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以二十三点确切的史料撰写成《美国旧金山公立学校隔离华裔儿童运动的研究》的博士论文，批驳了上述两篇论文错误观点，经答辩，获得教育博士学位。他还撰写了一篇《美国华裔青年的前途问题》的论文，刊登在美国的《社会学与社会研究》杂志上。此文对华裔青年充分利用各种教育机会提高自己在美国生存竞争的能力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6年回国后，张敷荣潜心于教育工作，想用科学、真理和正义教育青年，希望他们能振兴中华。为此，他不顾辛劳，勤奋工作，先后开了七门课程。他还紧缩自己家庭生活开支，把节余的钱资助贫困的学生。1945年后，他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受到了他们的启迪，认识到教育与

政治的紧密关系，逐渐改变了单纯“教育救国”的想法，于是他积极支持进步学生的活动，并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党阀统治学校”等运动，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要他参加“集训”，他巧妙的回绝了。但是，反动当局不肯罢休，便派人监视、暗害他。张敷荣对此没有屈服，反而更加坚强，以辞职拒绝参加“集训”，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只得“照顾”为由让他“休假”一年，1948年张敷荣应重大教育系邀请，任该系教授并兼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和系主任。在重大工作期间，他仍积极支持和保护进步学生，与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直到成都解放，才回到四川大学任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共产党重视教育，爱护人才，张敷荣受到莫大鼓舞，决心忘我地工作，报效祖国。他在川大任教育系主任的三年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团结师生，保质保量的完成教学、科研任务，取得了显著成绩。1953—1965年，他在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新开了《教育学》、《小学自然教学法》、《现代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等三门课程。同时，积极从事科研，撰写和编写了180万字的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在灾难性的“文革”十年浩劫中，他仍利用一切机会，接触和教育青年，要他们坚信光明会驱散黑暗，坚信共产党的领导。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年届耄耋的张敷荣焕发了青春，激发了对教育事业蕴藏已久的潜能，虽已年近九旬，但他老当益壮，决心让余热生辉。1979年他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当选为中国教学会理事和全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同年他应《教育研

究》杂志的特约，在该刊第4期上发表了《防止“左”的干扰使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稳步前进》的论文。1980年他参加了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和教育科学规划座谈会。他积极发表自己的见解，强调高等师范必须加强师范性和学术性，批驳了高师只在学术上向综合大学看齐的片面观点，受到了与会者的赞扬。同年，被选为四川省第一届教学会副会长。1981年他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教育科学评议组成员，7月参加了国务院学部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学科评议组会议。会后，他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保证学位质量，为祖国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工作，他撰写了《关于保证学位质量的问题》的论文，在《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上发表，国务院学部委员会办公室也在《学位工作简报》1982年第2期专刊上摘要转载，1985年他撰写了《改进我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设想》、《开拓高等师范教育的新局面刍议》等两篇论文，先后在《西南师范大学报》、《西南教育论丛》上发表。1983年他主译的美国许多师范院校通用教材《学习的基本理论与教学实践》一书，在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国内很多学校用作研究生教材。

近几年来，张敷荣为把他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成为较高水平的教学论这门国家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接班人，呕心沥血，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不断充实和丰富教学内容，深受学生欢迎。他重视学生智能和思想品德的培养与开发，不墨守陈规，敢于革新，敢于进行新的尝试。1985年11月他举办了全国第一个《现代教学科学基础》研讨班，吸收了来自全国13个省、市大专院校硕士生、博士生、助教、讲师45人，以唯物辩证法和新老“三论”结合来探讨建立具有国中